

BEIJINGYANSHANCHUBANSHE

烽火年代·女人们的故事

白杏花

孙丰深 著

● 八年抗战的血火交织，孝妇河畔的
灵肉搏斗，血色黄昏里隐含云涌波
诡，艰苦卓绝中显露人性火花。
家仇国恨、命运抉择、情爱物欲……
不同的女性在这场民族战争中，按各
自的人生轨迹走着自己的路。



BAIXINGHUA

SUNFENGSHENZHU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YANSHANCHUBANSHE

主要人物表

李 白：济南女子中学学生，中共党员。“七七”事变后回乡组织游击队，后任县妇救会主任、县委委员、副县长。

肖杏儿：李家丫头，游击队骨干队员，后为孝水县锄奸队队长。

兰 花：济南女子中学学生，“七七”事变后，误投王尚志、翟超士顽游击队，后参加我党抗日队伍，在救肖杏儿时牺牲。

吕 贵：肖杏儿恋人。县独立营副营长，被叛徒出卖牺牲。

廖容标：八路军三支队司令员。

姚仲明：八路军三支队政委。

张书记：中共孝水县委书记。

许老师：李白高小时国文老师，共产党员，同李白一起领导了孝水县一支游击队起义。

李庆孝：李白之父，乡绅，有民族正义感，后被敌伪杀害。

杨福堂：李白姑夫，宝塔寨惨案幸存者，为报家仇误投翟超部，后救出兰花，投奔八路军。

虾米腰：铁路乘警，“七七”事变后为伪警备团班长。在一次掩护游击队战斗中牺牲。

小 王：吕贵通讯员，后为独立营二连副连长。

王升和：丁黎表弟，原独立营一连连长，被丁黎欺骗进城。在处决丁黎时作内应。

丁启星：丁黎叔伯兄弟，原独立营一连排长，在处决丁黎时作内

应。

木村：日本医生，有正义感，后被冈奇、云姣杀害。

马玉：医院护士，木村恋人。

翟可江：中医，白皮红心的伪保长。

刘兆义：伪镇长。

高芙蓉：李白小学同学，后嫁丁黎。

丁黎：原孝水县独立营教导员，后成为叛徒。

云姣：日名长谷川淑子，日特，鲁仁公馆孝水分室主任。

冈奇：日军驻孝水县最高头目，中佐。

横田：孝水县城火车站日本站长。

鬼也：日军少将，高级特务。云姣在日受训时的日军特工学校校长，后为日本驻鲁最高司令部社会部长。

长谷川：鲁大公司日方经理。

云敬轩：云姣之父，鲁大公司高级职员。

乔静宛：云姣之母，鲁大公司日方经理长谷川姘妇。

许大佳：汉奸，孝水县伪谍报队副队长。

小乔：云敬轩小老婆，云死后，改嫁许大佳。

伊老九：土匪出身，伪孝水县警备团长。

霍雨：日军翻译官。

翟四虎：土匪头目。

王尚志：秦启荣手下土顽司令。

翟超：秦启荣手下土顽司令。

佟士杰：国民党员、兰花表哥，先在王尚志、翟超部，降日后为伪谍报队秘书。

第一章

济南火车站这几天就像沸了锅一样，那站前小广场上，候车室里，购票厅里，挤得满当当的，到处是人。那各色人等，挟着、扛着、背着、提着各色的包裹、提箱，挤来撞去，像无数只苍蝇一般。一些刚刚下了轿车、黄包车、三轮车的身穿丝绸旗袍的有点家资有点身份的年老的、年中的、年少的太太、小姐们，刚下车时还斯斯文文的，拿拿捏捏的，或摇蒲扇，或摇檀香扇，或撩动着花手帕，微蹙着蛾眉，轻抿着嘴唇。但不一会工夫，便被这里惊慌、热烘烘的气氛所感染，也变得惶惶然起来。

有些人提着大包小箱在人群中冲冲撞撞之时，还会短暂地停下来，朝着北方，眯起惊恐的眼睛张望或侧耳倾听，似乎要看看北方的天空是不是有日本的飞机飞来了。

济南老百姓对日本鬼子特气特怕。九年前，在济南发生的“五三”惨案，人们记忆犹新，对小鬼子的兽行感受最深，恨之人骨。这一天，国民党占地政务委员会外长兼山东特派员蔡公时先

生及四千多名军民惨遭兽兵屠杀。蔡公时、小学女教师黄永兰、江家池医院的国军伤兵和医生、护士被剃去眼睛、剃去乳房、割去耳朵的目不忍睹的惨状，有些济南市民见到过，听说过。很多人一提起这件惨案，都心有余悸。

“七七”事变后，东洋鬼子沿津浦铁路南下，国军或抵挡不住或望风而逃。济南城里已有了沧州、德州逃难的难民，这些难民扶老携幼，可怜巴巴。市民们围观着，向他们打听，他们便描述着东洋鬼子的兽行，人们的恐惧心理越来越浓。更重要的一点，百姓们看到北边的国军挡不住东洋鬼子，对韩主席的那些将军和大兵们更不信任。耳朵灵的百姓们，又听说大大小小的政府当差的都在让家眷们打点细软，官大的已把太太、小姐送往徐州、上海。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市民中更加惶惶然。有钢枪大炮的国军们都挡不住敌寇，手无寸铁的草民百姓谁还甘心在城里死等着让东洋刀来砍头！这样，坐火车南下的人越来越多。

济南女子学校的学生李白、兰花和几个同学提着简单的行囊和藤条小箱，随着人流挤进了检票口，好不容易爬上了火车，占好了座位。几个姑娘喘着粗气，用小手帕擦着脸上的汗，相视而笑，庆幸自己终于坐上了火车，很快就要回家了。

济南女子学校和省城的其他学校一样，因日本鬼子快要攻过来而停课。听说校方正做着南迁的准备，迁到什么地方不得而知。这些能来省城读书的姑娘们的家里，在各县都是有点身份的，她们不愿意离家太远，她们舍不得离开父母。李白说：“日本人攻进来了，光逃不是办法，还能逃出中国去？”

火车缓缓开动后，尽管车厢里拥挤不堪，过道上也坐满了人，但比停在车站时强多了，车厢里嗡嗡的人声也小了，一阵阵清凉的风从车窗外吹进来。

车过明水站，李白她们乘坐的七号车厢里走进来一个二十

四五岁的乘警，高个子，虾米腰。他在过道里走走停停，不时地盯着某一个乘客看上几眼，像要找出什么破绽。但乘客们不久就发现，此人专盯着那些女乘客，穿戴华丽的，体态丰腴的，面容姣好的。隔李白她们不远的座位上，有两个女乘客，年纪都很轻，看打扮是鲁北一带人。胖些的挽着髻，铰了脸，是个少妇。瘦些的梳一条长辫子。她们的神色疲惫，惊慌，看样子没出过远门。

虾米腰乘警在她们跟前站下了。两个女子惶惶的。胖些的勾下了头，越勾越低。瘦些的稍微镇定些，脸扭向车窗，佯装着看窗外景色。胖些的头抬了抬，用眼角一瞟，见乘警仍站在眼前，脸都吓黄了。

乘警右腿习惯地抖动着，用欣赏的眼光盯了她俩足有一分钟，凭经验他断定这是两个逃票的。他把手朝她俩一伸：“两位，票。”胖些的颤颤地抬起头来，两手习惯地揉搓着衣襟，嘴里讷讷着说不出话来。瘦些的扭过头来，陪着笑脸说：“老总，俺是到张店找俺哥的。俺哥和你一样也当这种差的。刚才往车上挤时，小包袱不知啥时挤丢了，俺说的是实情，钱、衣裳、吃的都在小包袱里，车票也在里边。”她没有落泪，旁边胖些的倒落下泪来了。

乘警冷冷一笑，拖着腔调说：“你们是欺负俺是初闯道咋的，老子在两条线上当差两年了。你们这种逃票的，见得多了。走，到车长室补票去！”

“老总，俺包袱挤丢了，哪还有钱补票。”瘦些的也哭了。

虾米腰乘警瞅瞅这个又瞅瞅那个，他瞅准了那个胖些的，饱鼓鼓的胸脯，沾着泪痕的羞涩的圆脸。心想：看来这个软和，先找这个软和的捏。

“走，我不听你们瞎叨叨，你——”他指定那个胖少妇，“你，跟我走，到站长室去说清楚。”语气严厉而不容置疑。

他的长条脸板得像把瓦刀，但心里却在想着美事：六号车厢

头上有间乘警休息室，我有钥匙，进了那里边，这小娘们的圆脸，胀鼓鼓的胸脯……嘻嘻！他朝前走了两步，听后边没动静，扭回头，见那少妇没动窝，便过来动手了：“走啊，你想要赖可没门！”

那瘦些的带着哭音说：“要去俺和俺嫂子一块去。”

乘警斜睨她一眼，说：“别急，一个一个问，下一个轮到你。”

“不，要去就俺和嫂子一块去！”

说着，她上前挡住了嫂子。

车厢里多是些逃难的，哪有闲心管闲事，所以都看热闹。有两个老者劝说了两句，被这个乘警一瞪眼，吓得再不敢吱声了。

李白看出这乘警是欺负庄户人。这两个女子哭得悲悲戚戚，不像是装假的！再说，凭一个女性的眼光，她似乎看出这乘警是心怀不轨。

她用眼光示意一下几个同学，她们都站了起来，刚要去责问那个乘警，忽听得一声断喝：

“王福，给我住手！”

虾米腰乘警听这一声喝，正拉扯着少妇胳膊的右手像被蝎子蜇了一下，一哆嗦松开了。

全车厢的人都朝发出那吆喝声的方向望去。只见车厢门旁，也站了一个乘警。这乘警黑着脸，正朝这里望着。那瘦些的女子惊喜地尖叫道：“哥！”那胖些的少妇“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黑脸乘警忙分开众人，疾步来到跟前：“玉子，你们来咋不捎个信来？”

“哪里还有空捎信，日本人眼看打到咱那里了。咱那里从河北跑来数不清逃难的，说那日本兵可歹毒了。烧房子，杀人，枪又打得准，一枪一个。他们那大洋马跑得飞快，逮住人不是砍头就是开膛。咱那地方的人也都吓坏了。有钱的早拾掇东西往南边跑了。咱爹看街坊们的闺女媳妇都在收拾东西，对我说，你和你

嫂子先走，到张店找你哥落脚，立马就走。咱爹趁黑赶小毛驴跑几十里路把嫂子和俺送到德州火车站，送俺俩上了火车。咱爹、咱娘现在还不知咋样呢？”

全车厢只有玉子抽抽泣泣的哭诉声。大都是逃难的人，听了这姑娘的话，无疑在惊骇的心理上又加了些实实在在的重压。就连虾米腰乘警，也张大着嘴巴出神地听。

“上车时，乱哄哄的，装钱装衣裳的包袱也丢了，车票也在里边。这位老总查票，非要——”玉子泪眼斜睨了虾米腰一下。

虾米腰哈腰赔着不是：“大妹子，俺哪知道你们是马班长的家人。不知者不怪，不知者不怪。”他又转向黑脸乘警：“班长，我真该死，我哪里知道是嫂子和小妹呢！”

马班长依旧黑着脸，但语气宽容了：“王福，我不早就对你说了，咱都是穷百姓出身，在车上当差挣钱养家糊口，对老百姓不能使歪歪心。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咱要多积点德，省得大伙指着咱脊梁骨骂咱们是狗。”

虾米腰弯着腰，忙不迭声地说：“那是，那是。”后退几步，灰溜溜地走了。

一场风波过去，车厢里又恢复了平静。人们窃窃私语，都在议论着猜测着，鬼子现时打到哪里了？啥时打到济南府？

兰花在周村下了车。车到张店，李白也下了车，其他几个同学还要乘车东去。李白出站后，四处撒目找家里来接她的人。因为她家酒作坊的张先生前天到济南进货，父亲让张先生到学校看她。李白便给家里捎信，说她今天回家，让家里来个车接她。李白的家在张店和孝水县城之间的李家村，虽然胶济线上还有条支线：张(店)至博(山)支线。但从张店和孝水城车站去李家村差不多远，她干脆就让家里来张店接她。

没见到来接她的人，她便把行李寄存下，在车站附近转悠着。车站附近的街面是张店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大大小小的店铺不少，街面上的人也很多，仔细看，大都是些去乘火车的旅客。店铺里的掌柜、店员，进店买东西的顾客，街上的行人，眼神里都不安静。有的见面窃窃私语，咬几句耳朵后又匆匆分手。

李白心情惆怅地回到出站口。忽然，她看到了出站口旁边铁栅栏下侧坐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旁边有个铺盖卷儿。李白朦胧地觉得这身影有些熟悉，但她并没在意，猜想这准是个逃难的。但这男人偶一回头，让她吃了一惊。因为尽管这人胡子拉碴，脸色灰黄，穿一身破旧的蓝大褂，但她太熟悉戴在这人眼上的眼镜了，太熟悉这副眼镜深桔黄色的镜框了，也太熟悉眼镜后面那双常常细眯的眼睛了。

“许老师！”她几步走过去。

蹲着的男人一怔，又一惊一喜。他没有想到眼前的穿蓝布旗袍的亭亭玉立的姑娘，竟是他的得意门生。他含蓄地笑笑，说：“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你是不是回家？”

李白点点头说：“是，东洋人要打过来了，学校要南迁，但好些同学不愿随学校走。我们几个同学便约着回家来看看。老师，你呢？你怎么——”她疑惑许老师那副潦倒样，但难以启齿。

许老师从她的眼神里已读懂了她未说出口的半句话。

许老师是李白在孝水城第三高级完小的国文教师，在学校是数得着的老师，校长把他看成学校的顶梁柱。他文才好，口才也好，很多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把课本内容和历史上的事、当前的局势结合起来讲。久而久之，他周围就聚集了一大批学生，李白便是其中的一个。许老师也喜欢这个虽出身大户人家但又没有娇气的学生。许老师是许村人，父亲是个乡村中医。

许老师简略地说了自己几年的遭遇。李白到济南上学后，师生间便断了消息。她离校一年后，许老师就因“在民众中宣传赤化邪说”蹲了大狱。开头还在县监狱押着，后来又说法情严重，押到济南第一监狱，一蹲就是一年半。他父亲托人情救他，卖掉了几辈人攒下的中药铺，才免了他的死罪。这次是因东洋人快打过来了，省政府下令赦免一部分政治犯，许老师也在其中。他这是刚刚出狱，是同李白乘坐的一趟火车。他解嘲地说：“这真感谢韩主席的大恩大德了。”

李白十分同情许老师的遭遇，便问：“老师，你今后怎么办？”

“先回家看看，东洋鬼子来了，逃难总不是上策。我看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会甘心当亡国奴的。”说着，他那双细眯眯的眼睛在镜片后一闪一闪的。

李白敬佩地看着许老师说：“老师说得对。”

正在这时，忽听到一声熟悉的喊声：“姑！姑！”

她扭头看，见肖杏儿在一个杂货铺旁，边喊边朝这边招手。不远处，一个小伙子赶着辆马拉轿车朝这边微笑。

肖杏儿来到跟前，说：“哎哟，俺和吕贵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

许老师看到，这两人好像是一对亲姊妹，全然没有小姐、丫头的隔阂。

肖杏儿眼尖，看看李白旁边站着的这位戴眼镜的人，便用疑惑的眼光看了一眼李白，李白说：“杏儿，快来认认，这是我在县城读书时的许老师。”

肖杏儿笑笑，忙朝许老师鞠了个躬：“许老师。”

说话的工夫，吕贵已把轿车赶了过来。李白说：“许老师，一块上路走吧，到你家正好顺路。”许老师答：“也好。”把行李装上车后，四人登车上路。

这是种二、三十年代小城镇常见的马拉轿车，车厢里可以坐两三人。车厢后是放行李的地方。李白家这辆轿车是蓝布厢帷，厢顶和厢沿上绣着些素花。因为天热，厢帷撩在车顶上。

刚出城不远，肖杏儿便嚷开了：在车厢里太热，俺不如在车外边坐着风凉呢！”说着便钻出车厢门，坐到了车前。吕贵轻声提醒：“好生着，别跌下去。”肖杏儿说：“哪会呢？你把鞭子给俺，俺来赶！”吕贵不给，说：“别，车上坐着小姐呢。”

车往南行了十多里，李白嘱咐吕贵：“吕贵，快到许村时，拐个弯先把许老师送回家。”吕贵没有回头，只“嗯”了一声。许老师忙说：“不了，李白，到岔路口我下车就行，到家不远了。”李白笑笑：“那还成。”到了岔路口，吕贵一扬鞭子，“得儿”一声，便拐向通许村的路。三里路，很快便到了。在村口，车停下了，李白说：“老师，今天天色已晚，我改日再来看望老师。”许老师点头，说：“今天是不便当，家里人还不知我出狱呢，回家请代我向令尊令堂问好。”

李白重又乘上轿车赶路，快要拐上大路时，只听一阵骡铃丁零零乱响。李白朝前面看，见一辆马拉轿车拐了过来。驾辕的是匹高大的黑骡子，脖子上系了一圈铃铛。铃铛和铃铛之间是些紫红色缨穗。那轿帷是深桔色锦缎，绣了些鲜艳的牡丹。在夕阳的映照下，十分醒目。这轿车耀武扬威，一路疾驰而来。枣红马和黑骡子快要头碰头了，幸亏吕贵早已使了车闸，才没有碰撞。吕贵和对面赶车的认识，没好气地责问：“许二，有你这样赶车的吗，这个疯劲！”

许二讷讷着，为难地把脸扭向一边。这时，那深桔黄色锦缎轿帘一挑，露出个五五分界的洋头来。那狭长的苍白脸上两片薄嘴唇上下翕动着：“咋家了，你们没看到俺家这车吗？长眼睛来当琉璃球玩吗！”不屑的话语里明显带着挑衅。

吕贵刚要还嘴，被李白制止了：“吕贵，不要和这种人吵，咱们赶路。”

这是进出村小路，很窄。一般极少碰上这种两车相遇的局面。因为在乡间拥有这种马拉轿车的人家实在是稀贵稀贵的。即使碰上，两名驭手配合一下，也就将就着把车错过去。

吕贵心里窝着火，对许二说：“许二，你把车往边上赶赶，咱错过车去。”许二刚要扬鞭，被留洋头的阔少一挡手制止了。他已经看到了车厢里坐的李白，他要找事。

许二不往边上靠，吕贵便无法赶过去，两车僵持在那里。

此时，一直没有说话的肖杏儿，脸色黑乎着，胸脯急促地一起一伏。她轻轻地说了一声：“把鞭子给我。”吕贵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经将鞭子抢在手上。只见她跳下车来，一手抓着马笼头往后推，一边低低喊着：“吁！吁！”那马倒十分听话，一步步朝后退，一直退出三十多步。

留洋头的窄脸阔少脸上露出几分得意的神情。

只见肖杏儿矫健地往上一跃，稳稳地坐在车上，回头朝李白顽皮地一笑，低声说：“朝右边坐坐，坐稳了。”这时，吕贵才明白了肖杏儿要干什么。要制止她，怕她捅乱子，主要还是怕伤着小姐。但李白轻轻一挡说：“甬！”

肖杏儿挺直了身子，鞭子朝前一指，抬高声嗓说：“对面的听着，赶快让出道来，要不然的话——”

这时，那匹平时饲养得膘肥体壮的红骏马似也明白了眼前的事，它要在少女主人面前显露一下。只见它双耳竖起来，那颈上的一排红鬃毛也竖了起来，一双前蹄“踏踏”地踢着土路。

那边洋头阔少也不示弱，扬声说：“你这死妮子甬逞能，本少爷就是不让路，你——”

他话音未落，只见这边肖杏儿长鞭一扬，那马嘶鸣一声，抖

撒精神，如离弦的箭向前冲去，土路上腾起一片黄尘。

那黑骡子哪见过这种阵势，惊得一双前蹄高高扬起，身子成了个四十度。那许二见那匹红骏马狂奔而来，本能地把车向路边躲去。肖杏儿赶的马车擦边而过，冲了几十步，才减缓下来。那洋头阔少惊魂未甫，颤抖的双手还紧紧抓住轿栏。没有这轿栏，他非摔下车去。他人熊不掉架：“你这死妮子，看我怎么找你算帐！”

肖杏儿也不搭话，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在晚霞烧红的天空中飘荡。

拐上大路，李白半是埋怨半是夸奖地说：“你这妮子，真野，这活儿是咋学来的？”

肖杏儿答：“跟俺爹啊！”

“你不怕他们不让路？”

“他敢！咱这马我有数，平日里温顺得很，性子起来了，敢拼。再说，我早瞅准了，那道的左边是条一尺深的沟，土也暄。右边也有沟，但很浅，还是漫坡，土也实。我赶车是往右边赶，那骡子那许二还有那赖皮，心里都没数。一看咱来真的，那骡子肯定会惊，那许二也肯定会躲。他是赶车的，又在车上，他躲便会带着整辆车往左边躲，这不就给咱让出空来了吗！再说了，他就是不躲或躲不及，那右边的小漫坡咱也能冲过去，顶多车会斜歪些，要不俺为啥叫你坐稳呢！”

李白咯咯笑了：“你这野妮子，还真厉害。”

吕贵噙着嘴，埋怨道：“杏儿，别卖弄了，刚才要是把小姐跌着，你回去咋和老爷和太太交待。”刚才那阵势，他着实把心提到喉咙眼来了。他一是替小姐担心，二是替杏儿担心，但心里倒也服了杏儿，一个闺女家，不善乎！

肖杏儿甜甜地斜睨了吕贵一眼，逞能地笑了笑。

李白问他俩：“刚才那车是谁家的车？”

“谁家的？许家福家的，他仗着自个儿当副乡长，儿子又在县里混事，在咱这一带横得不得了。”吕贵说。

李白想起来了，这许家福家是这一带首富，前几年还因为许家的酒作坊和自己家的酒作坊在县里争买卖打了场大官司。

“他这儿子叫许大佳，花花事花花肠子多着呢，比他老子还不正经。”肖杏儿恨恨地说。

第二章

肖杏儿是李家的使女，鲁中一带称丫头。她是东山里人，她家和李家还有点瓜蔓亲戚。因家里只有一亩二分山地和几棵柿子、软枣树，日子没法过，张口吃饭的人多，从爷爷那辈子，一年有半年便下山来李家当半觅汉。这半觅汉大都和主家有点儿亲或主家对这人知根知底的。家里的薄地也拾掇着，因山下和山上几乎差半个节气，所以两不耽误，忙完了山上的，再忙山下的。名里讲是下山来帮忙，实际上是扎觅汉，挣些工钱和口粮。肖杏儿的爷爷在李家当了半辈子觅汉，李家上辈人对他挺照应，粮食和工钱是半付半送，有些穿旧的衣裳鞋袜也拾掇些让他带回山里。这样，肖家在山里便勉强强过得去。遇到灾荒，家里也没逃荒或闯关东的。肖家峪的人都很羡慕肖杏儿家，说他家遇上了善人。有的人便来托肖杏儿爷爷走路子，也想到李家当觅汉，肖杏儿爷爷都借口推掉了。为了这个家，他担心别人抢了他的“食”，也怕别人顶了他。这是为了生存迫不得已的事。

肖杏儿爷爷对李家知足知恩，他凭着山里人的诚实和憨厚，干活不惜力气。麦收秋收的时候，李家让他带一帮子短工干活。来李家当短工工钱高，来的都是好把式。就是好把式，也怕跟着肖杏儿爷爷干活。因为忍着半饥不饱的肚子，跟上肖杏儿爷爷的趟儿那是万难，跟不上趟儿就要少挣工钱。短工们背后骂他，当面讥笑他，他笑笑，不说啥，心里也觉得不能为难这些穷伙计，可一干起活来又忘了。因为他认为只有凭一身力气来报答李家的大恩大德，掺了假，偷了懒，就对不住自己的良心。

肖杏儿爷爷在李家干了半辈子半冤汉，眼看儿子慢慢长大了，在他八岁那年，便带他下了山。见了李家老太爷，便让儿子跪下磕头行见面礼。然后说：“三舅，小水儿今年八岁了，俺想让他在这里混饭吃，你老看——”说罢眼巴巴地看着老太爷。因为是瓜蔓亲戚，他一直按亲戚门上的称呼，称李老太爷为“三舅”。

李老太爷端着白铜水烟袋，捋着花白胡子，看看跪在跟前的这个山里孩子，大眼睛忽闪忽闪，挺机灵的，便笑笑说：“这么一大家子人家，还缺一个小口吃饭吗！俺看让他去放羊吧。放羊的老李年纪也大了，带他一年半载。放羊，在坡上玩似的，也累不着他这嫩身子，是吧？”

肖杏儿爷爷一听，忙对儿子说：“水儿，快给你舅老爷磕头，磕头。”

从此，李家便多了个小放羊的。一年后，放羊的李老汉走了，水儿当上了羊倌。一年四季，他便和这近百只绵羊、山羊为伴，走遍了附近的山山水水。

十年后，水儿长成了一副好身板，活儿也变了，由羊倌变成了马夫。他给李家喂养着两匹骡子一匹马，东家有事外出，太太们逛庙会走亲戚，都由水儿赶车。此时，爹也请李村的私塾先生给儿子起了个大名，叫肖德水。

当时私塾先生问肖杏儿爷爷，你这孩子为啥小名叫水儿？肖杏儿爷爷说：“穷人家孩子随便叫的。他娘生他时，咱一带正大旱。这山下还好些，俺山上可惨了，庄稼全干死了，在地里放把火，庄稼棵子能成片地着。庄里人便都到庄头龙王庙上香烧纸，求龙王爷下雨。这水儿就是这时生的，家里人都说，都在盼水救这一方百姓，就叫他水儿吧。这不，从那就叫开了。”

私塾先生听罢，沉吟片刻说：“他是‘德’字辈，俺看就叫肖德水吧。水，水滴石穿，水到渠成也，好字，好字。”

给水儿起了名字的这年秋上，肖杏儿爷爷得了一种病，大胯这地方疼，早晨疼得起不来床。让水儿扶着起来，在屋里遛遛，才勉强能干活。这时，他已不再到地里去了，老太爷让他拾掇前后两进院子，给花浇浇水，活路不算累。但他心里明白，来李家不是串亲戚，而是当觅汉，干不了啦，自己要知好歹，早点自己走人，不能在这里混饭吃。也不能在这里瞧先生治病，人家李家不是药堂，治病要回家治去。主意打定，他便向老太爷告假：“三舅，山上的庄稼该拾掇了，俺回山上看看。”“回吧，能早回来就早回来，山下这庄稼也快拾掇啦，水儿呢，回不？”“这里离不开，反正家里活也不多，俺自家回去就行。”

十五里山路，肖杏儿爷爷是挣扎着回去的。他本想回家养养身子再回李村，怎奈病越来越重，两年后瘫在床上，三个月就阖眼了。李老太爷闻讯后，对肖德水说：“水儿，你先回去，俺随后让人跟去。”肖德水晌午到家，两个时辰后，李家的两个觅汉便送来了一口薄木棺材。说是李老太爷安排的，一是念亲戚门上，二是念肖杏儿爷爷在李家出了大半辈子力气。

肖德水办完了爹的丧事，娘便催他回李家去，喂骡子，赶大车，农忙时也到坡里去。又过了三年，娘在肖家峪的邻村槐峪给德水找了个媳妇，人长得俊秀，但是个哑巴。德水听娘的安排，认